



叶雨蒙◎著

东线祭殇

——极度冻馁中的厮杀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东线祭殇

——朝鲜：极度冻馁中的厮杀

叶雨蒙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线祭殇 / 叶雨蒙著. -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5033-2045-3

I. 东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纪实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4487 号

书 名: 东线祭殇

作 者: 叶雨蒙

责任编辑: 张俊南

装帧设计: 十亩工作室·郭丽萍

责任校对: 刘 妍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82 千字

印 张: 8.375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045-3

定 价: 21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引 言 / 1

1

第 一 章 / 3

从此，“解放台湾”便从一种实际军事准备，变为一个政治目标而遥遥无期

第 二 章 / 30

有的战士扔了大盖帽却没有领到棉帽，光着头过了鸭绿江

第 三 章 / 45

队伍并不雄壮威风：没有飘扬的军旗，军号也不嘹亮

第 四 章 / 69

在他的耳朵没有被冻掉以前，听到了一个美国女兵的说话声

第 五 章 / 88

从此，那九个战友再无音讯，像云雾一样从人间蒸发

第六章 / 108

像这样一次全歼美军一个建制团的战例，
以后再没有发生过

第七章 / 129

他体内最后的热量随着弹伤流血耗尽，
一下子僵立在积雪中

第八章 / 154

师政委流着泪说：没有拦住突围的敌人，
责任不在部队

第九章 / 173

随着杨根思拉响炸药包的轰天巨响，诞
生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

第十章 / 201

命运的天平从一开始就不向他们倾斜，
让他们扮演了迟来的角色

第十一章 / 223

风雪路上，一场悲壮无比的追击阻截之战

第十二章 / 241

在长江边上凫水那样惬意的事情，从此
只能出现在梦中

后 记 / 261

引 言

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，历时三年零一个月。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迄今为止，世界上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。

如今，50 多年过去，人们早已知悉当年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及战争进程，相关的著作连篇累牍，内幕已经揭开。但是，写作者的任务仍未结束：如果把那场战争比作一次大雪崩，那么当时葬身雪崩的一队人马依然被深埋。

本书的文字就是刨开冰雪、抬出蒙难者遗体的过程——它将通过众多幸存者之口，讲述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一年之冬，在东部战线，志愿军第 9 兵团和美军第 10 军之间发生的一场遭遇战（史称“咸镜南道战役”或“长津湖之战”）；它并非一部战史，而是战争中人的生存和毁灭的故事，是幸存者的战争回忆。

第一章

从此，“解放台湾”便从一种实际军事准备，变为一个政治目标而遥遥无期

那是1950年10月份的开头几天，一天晚饭后，21岁的战士侯方仁约出本班的张福和一帮战友，去驻地村外的江岔里打赌，赌的是只要侯方仁会凫水，张福就把自己包裹里的一双崭新的厚底皮鞋输给他。

那个时候，他们所在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正位于上海长江口以西沿岸的浏河、宝山至吴淞口一带江边进行水上练兵，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。

新中国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已整整一年了。1948年底参军的侯方仁，赶上了渡江作战和其后的解放上海之战，为此他获得了一枚渡江战役纪念章。他小心翼翼地保管这枚纪念章，这是他曾为新中国作战的证明，他为此感到自豪。新中国成立一年了，祖国大陆除西藏外都已解放，海南岛也让第四野战军拿下了，只剩下台湾孤岛等着解放了——这神圣的任务落到第三野战军，落到9兵团，落到20军，最后又

落到侯方仁和他的战友们的肩上，这让年轻的战士们备感兴奋、雀跃不已。

渡海作战的练兵是艰苦的，但是“跟后来到朝鲜打仗的艰苦一比，那会儿就是好日子啦”。

在那些后来令侯方仁怀念不已的“好日子”里，侯方仁和战友们整日里日头晒、雨水淋，一遍遍地练习登船下船，练习抢占滩头阵地，练习防晕船，练习游泳泅渡。“训练回来，大米闷干饭管够，就着煎鱼、炖肉、青菜——不愧是江南鱼米乡嘛……”

一般说来，各项水上练兵侯方仁都成绩不差，惟独“凫水最难，费多大的劲，就是浮不起来”。九月中旬，连队要加快训练进度，提出让水性好的人分别“包干”那些水性差的。侯方仁虚心求教张福，希望由他把自己包下来。不料张福一晃大头，轻蔑地说：“包谁也不包你这个秤砣！”

“你别讽刺人！”侯方仁有些恼了。

“就凭你们这些山东旱鸭子，还想凫水打台湾？那台湾就难解放了！”

“你小瞧俺们山东人？俺就把水凫会给你看看！”侯方仁说。

“一个月内，你别说凫水，你只要在水上浮起来，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着？”

“我就输你一双皮鞋！”

“那你这皮鞋俺是要下了！”

张福的皮鞋全班人都见识过——他曾不止一次从包裹里取出向大伙儿展示：是一双日本军队的厚底制式皮鞋。据张福称，这是师后勤部供给处他的一位分管被服仓库的同乡在

打下上海以后送他的。张福很珍惜它，一次也没舍得穿过。现在，居然要用它来与侯方仁打赌，这让侯方仁气得七窍生烟：

“他张福是认准了我学不会凫水，那皮鞋他很金贵，被窝里都恨不得搂着！”

侯方仁决心赢下这场赌。

“也不全是为那双皮鞋——听说美国第七舰队进了台湾海峡，咱攻打台湾还是渔船，要是让人家美国军舰撞翻了船，你不会凫水还不淹死在海里，怎么解放台湾？”

侯方仁闷头苦练起来，但是十多天过去，还是没啥进展。“在水里憋气可以浮起来，就是不能露头，一露头喘气，准沉下去。”

10月1号那天，庆祝建国一周年，中午会餐，下午休息。侯方仁“最后下了狠心，找出一条雪白的新毛巾，去求三排的老乡许同。许同是山东薛城那边人，微山湖边上长大的，会水……”

侯方仁找到许同，递上带来的新毛巾：

“咱连南方佬居多，欺负咱山东人是旱鸭子！可忘了咱们有微山湖上的好汉！许同，你得教我凫水！”

山东好汉许同没要侯方仁的新毛巾，他拎了一根背包带，让侯方仁跟他到江边。

当时，侯方仁所在部队的番号是20军60师179团，驻在崇明岛西端江对岸，村庄外不远是一条江岔。许同带侯方仁到江边码头，把背包带拴到侯方仁的腰上。

“教俺凫水还要捆上？”侯方仁寻思着。

“你看水上——”许同喝了一声。

侯方仁向水面一扭头，没提防后头许同狠劲一脚飞起，

将他踹到江水里。

“俺在水里扑腾着，也忘了动作，一口一口呛水，沉下去，许同拎着背包带把俺拽上来，沉下去，拽上来……俺胳膊腿儿乱踢乱划……”

——喝饱江水之后，侯方仁双脚乱蹬、双臂乱划之际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忽然“觉得身子轻了，能浮起来了，抬头喘气也不立马下沉了……俺高兴地吆喝起来，一喊，忘了划水，又沉下去了……”

过了几天，侯方仁练得可以在水中游上十米八米了，自忖那双皮鞋基本到手了，便约上张福和一帮战友，晚饭后来到江边，并且十分大度地告诉张福，那双皮鞋先不必带来，可以让它“再在你的包裹里呆一晚上”。

却不料众目睽睽之下，侯方仁把一场好戏演砸了。

下到水中后，侯方仁在水中扑腾了几下，骄傲地从水面昂起头，叫道：

“看——我浮起来了把？”

话没说完，呛了一口水，身子便沉了下去。他自知老毛病又犯了，一慌神，双腿猛一蹬，从水中蹿出，又喊：

“我浮起来了——”

却听到岸上一阵哄笑，一慌乱，又咕咚灌了一口水，身子又沉下去了。

后来侯方仁爬上岸，听到张福讥笑说：

“到底是山东旱鸭子……”

“我浮起来没有？”侯方仁质问道，“你说过，只需我在水里浮起来，你就……”

“那你沉下去没有？”张福反问。

“我浮起来没有？”侯方仁紧盯不放。

“你沉下去没有？”张福又问。

“你想赖账？那不行——”侯方仁不依不饶，“咱明天再来试，明天，怎样，敢不敢？”

“明天就明天！”张福答应道。

一帮年轻战友笑闹着离开岸边，返回江村。那时候，夕阳映红了江面，水鸟哇哇鸣叫着，颜色开始泛白的芦苇在岸边迎着晚风摇曳不止。

——这景象后来长久埋在侯方仁心底。

侯方仁最终没能赢到张福的皮鞋，因为第二天部队便接到北上山东的命令，“紧着忙着收拾准备，一两天内就上了火车”。

“不是要准备解放台湾吗？怎么向北去山东呢？”侯方仁和他的战友们有些疑惑。尽管山东是侯方仁的家乡，部队北上山东，说“是到有山有水有平原的地方搞训练”，但是侯方仁他们还是对突然辞别的江南水乡，满含惜别之情。尤其是侯方仁，他至死都不会忘记，在江南秋日那温暖的江水中，他“第一回全身在水里自由飘浮起来，像水里的鱼儿，天上的鸟儿”，这种惬意的感觉，从此留在了他的梦中。

和侯方仁突然离别江南水乡的心境相同的人不在少数。59师176团的曲肇录留在脑海里的是另一幅画面：

随风起伏的芦苇荡。一群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，呀呀鸣叫声不绝于耳。他和两个战友划着小船在芦苇丛中穿行……高兴起来，他们会站在船头唱起家乡的小调儿……

那时候，曲肇录在团卫生队当管理排长，负责后勤方面粮菜的采购。为了改善部队的的生活，保障水上练兵运动，他

们在崇明岛上养了上千只鸭子，打算“养鸭下蛋，让部队开饭时顿顿吃上咸鸭蛋，隔三差五吃上炖鸭肉，增强体质好练兵嘛！”

大约就在侯方仁为了打赌跳到江里，向战友们表示他并不会总是一个旱鸭子的时候，曲肇录他们接到上级命令，要他们立即返回崇明岛对岸的驻地，“所有的鸭子统统处理掉！”

第二天，曲肇录派人四处张罗着卖鸭子，“货到地头死，你上赶着卖能卖出价钱？”舍不得再贱卖的几百只鸭子，便开始杀掉，准备带走——那些和曲肇录共同渡过芦苇荡美好时光的鸭子，成批地被割了颈、拔了毛、开了膛，然后“剁成一块一块的，用盐渍上装麻袋”。

“咋这么急着开拔？”曲肇录朝一个担架连连长打听究竟。

“听说是上山东。”连长说。

“上山东干啥？”

“说是到有山有水的地方搞训练。”

“不是要解放台湾吗？”

“听说台湾也有大山，咱光练渡海作战不成，还得练山地进攻……”

58师是20军靠长江口位置最近的——驻在长兴岛以南的吴淞口一带。58师172团8连副指导员孙荣臣正琢磨着向上边建议，滩头进攻中速度很重要，应该给先头营下发绑腿，以免船到岸边，士兵跳下浅岸向滩头冲击时，裤管兜水不利奔跑，却不料“一道令下：滩头营进攻训练计划取消，部队立即北上山东”。孙荣臣作为一名连级干部，得到的解释与侯方仁和曲肇录听到的一样：

“谁说不解放台湾了？台湾也有山地，咱到山东，是为了更好地练兵，那里有山有水有平原，有利于全面训练……”

其实，他们不知道，早在此前的二十多天，在上海四川北路东江湾路9兵团司令部驻地大楼里，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和新到任不久的副司令员陶勇，便在这所原国民党部队港口警备司令部的旧楼内，召集了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。会上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正式宣布军委的命令：解除9兵团原定的渡海作战训练准备攻取台湾的任务，北调山东整训，准备抗美援朝。而在当时，即将第一批赴朝作战的四野的几个野战军，早已屯兵鸭绿江北岸，等待朝鲜战局的进一步发展。

军委关于解除9兵团攻台任务的命令，是1950年9月7日由陈毅正式在9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的，当即，宋时轮等兵团领导详细部署了部队北移计划，准备到山东后立即投入整训，随时准备入朝作战。但是，北移计划“因南京下关轮渡损坏和铁路运力不足”而未能很快执行。那时没有长江大桥，北渡大军只能从南京码头坐轮渡，再由浦口乘火车向北，故而一直推迟到10月初。

10月1日，位于浙江杭州湾西海岸的平湖、乍浦、海盐一带进行渡海作战训练的27军率先启程北上山东；紧跟着，20军从江苏太仓、浏河及上海宝山等长江口南岸一带移师北上；最后，10月8日，26军也将上海的防务移交，撤出市区及浦东，北上山东。

——五十多年后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：当年9兵团进行渡海作战训练之际，正是新中国距离“解放台湾”的统一目标最近的时候。朝鲜战争一爆发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9兵团的作战任务由准备攻取台湾转为北上抗美援朝。从

此，“解放台湾”便从一种军事行动的实际准备，变为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而遥遥无期。

1950年整个10月间，9兵团各部陆续从江南各地北移。汽车、轮渡、火车载着各路人马、火炮、辎重，以27军、20军、26军的先后开进顺序，沿山东境内津浦线的泰安、大汶口、兖州、邹县、滕县一带，由北而南摆开。兵团最早北移的部队10月1日开拔，而最晚到达山东的部队延滞到10月28日。却不料朝鲜战局变化太快，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，越过三八线，直扑鸭绿江。中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，于10月19日出兵入朝，10月25日打响了出国第一仗。由于东线42军两个师独立支撑，阻击美十军，兵力明显不足，故军委决定，9兵团停止原计划在山东的整训，立即开赴东北投入朝鲜。这样，9兵团最后一批北移部队10月28日才到山东，而11月1日，27军便又率先开始车运东北；之后几天内，20军、26军又相继出发，登上北去的列车……真是奔波劳顿的10月和11月：从10月1日起，一直到11月中旬，9兵团各部由江南而山东，由山东而东北边境，分布于南北漫长的铁路线上，直至全部越过冰封的鸭绿江。

最远有从福建沿海北调的队伍：

26军直属的火箭炮营已从上海开到福建沿海训练，准备攻打台湾，忽又一声令下，让返回上海。一位名叫马占魁的连长说：

“10月里，正在海边训练呢，一天营里通知开会，传达军里命令，让我们马上回上海。当天晚上集合，把所有火箭炮——四筒的、六筒的，统统移交给10兵团，我们只带步枪

回上海……从福州坐火车，三天到上海。到了上海，军里没人了，留守的告诉我们，到山东滕县找，又赶紧上山东……”

94师也是从福建沿海北上的，不过他们没有在山东停留，而是径直开到东北。

94师原属32军的建制，为了加强9兵团各军的实力，军委批准将94师抽调给27军。同时，将30军的88师和89师分别配属给了26军和20军。94师接到北移调属27军的命令时，27军已经开到了山东，并且很快又要开赴东北，这样，94师便从最南边的福建，“一家伙干到了东北鸭绿江”。281团政委王敦说：

“当时上边急调一个汽车团，把我们从闽南拉到江西上饶，又从上饶坐火车直接向东北开，只有师里领导去了山东曲阜，听朱总的入朝动员报告，我们连火车也没下，一家伙干到了东北鸭绿江……”

与王敦同属一个师的280团9连指导员王祥义记得，他们团“从福建拉过来上北，坐的是闷罐火车，大小便都在车上——用木桶，一路上闻够了尿尿的臭气……谁也不知道是上哪里，去干什么，一直到了沈阳，才动员准备入朝打仗……”

部队的行动确属高度机密，尤其是9兵团各部都有相当数量的山东籍官兵，所以各级严格规定：禁止探亲，禁止写家信，禁止亲属来队。一直到10月底，朱德总司令特意从北京来到山东曲阜，在孔林向兵团全体团以上干部作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后，众多基层官兵对部队即将赴朝作战的情况依然不甚了了。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定部队情绪，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；另一方面是由山东整训转为迅速入朝，部队行动过

急，来不及展开传达动员，所以绝大部分基层官兵是在火车开进东北直奔中朝边境的时候，才在列车上匆匆进行的入朝动员中，得知自己即将投身何方。

20军有几位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参加了北京的英模代表大会，在他们10月6、7号返回部队时，尚未得到任何部队行动的消息。几位战斗英雄威名赫赫：周文江、杨根思、陈宝富、毛杏表——他们当时都已经是连级以上的指挥员，其中陈宝富已身为团参谋长。几人从北京开完会后乘火车南下归队，一路上，周文江听“他们几个热衷谈论的话题离不开渡海打台湾……到了南京火车站，让部队来人把我们截住了，说20军已到山东，我们赶紧返回头上山东。到了山东没几天，就给忽隆隆赶上火车上了东北，才晓得部队不去打台湾了，改为上朝鲜了。我们参加北京全国英模代表大会的情况，是在火车开进中，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向部队传达的，正好跟人朝动员结合进行”。

27军文工团第2分队长潘杰当时已经是连级干部，这位24岁的漂亮女军人，因为和8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结婚，承领导照顾，把她由军文工团调到81师政治部文工队。“调到81师不久，就离开浙江上了山东泰安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到山东后，潘杰积极组织文工队排练歌剧《刘胡兰》——“在一个叫范家镇的地方，我们四处联系买道具、置布景、做服装，花了不少钱”。潘杰后来埋怨她的新婚不久的丈夫：

“我老头是师宣传科长，知道部队要入朝，但是保密，一点口风没露，直到第二天要上东北出发了，头天晚上才告诉，把我气的；还让我们文工队精简物品、轻装，结果把辛